

献给陈省身先生百岁华诞

偶然小书

映碧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Dance of Serendipity

献给陈省身先生百岁华诞

偶然小尘

映碧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Dance of Serendipity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偶然尘：献给陈省身先生百岁华诞 / 映碧著.
--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357-6489-8

I. ①偶… II. ①映… III. ①陈省身（1911～2004）
— 纪念文集 IV. ①K826.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4961 号

献给陈省身先生百岁华诞

偶然尘

著 者：映 碧

责任编辑：孙桂均 吴 炜

文字编辑：刘奇琰

出版发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长沙市湘雅路 276 号

<http://www.hnstp.com>

邮购联系：本社直销科 0731 - 84375808

印 刷：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厂联系）

厂 址：长沙市青园路 4 号

邮 编：410004

出版日期：201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

开 本：710mm×1000mm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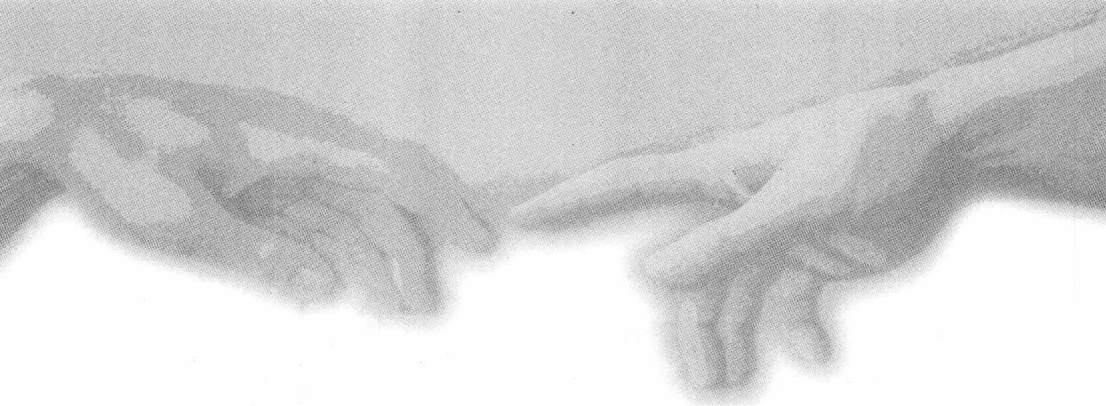
印 张：19.75

字 数：188000

书 号：ISBN 978-7-5357-648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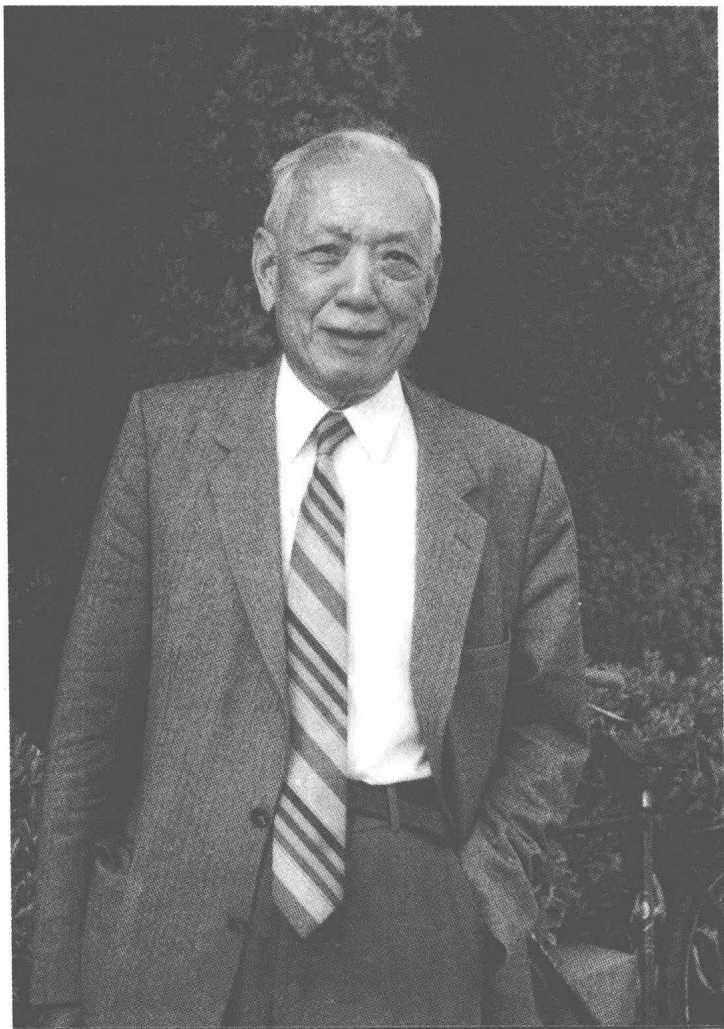
定 价：4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献给陈省身先生百岁华诞

In the lovely memory of
Professor Shiing-Shen Chern
who did not live to the day
to read this book as he wished.



陈省身先生



大师风范：范曾先生笔下的陈先生



陈先生和丘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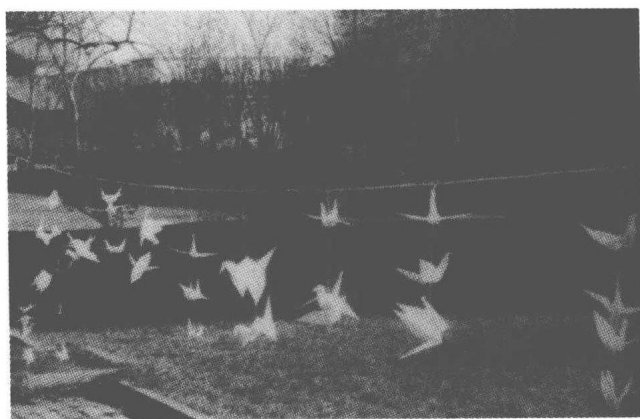
陈先生与胡国定先生在南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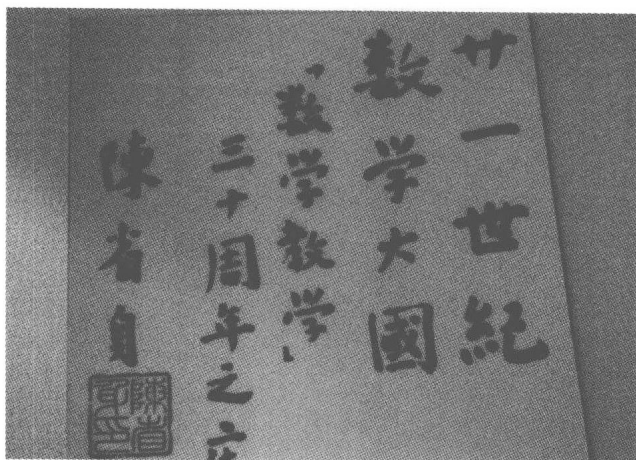
陈先生与张伟平（左一）Sir Micheal Atiyah（中）、王长平（右）



南开人情何以堪



南开校园千鹤鸣哀



陈先生的梦



陈省身数学所



一年多前，映碧和怀东到波士顿来找我，我当然很高兴；映碧有一阵子呆在波士顿，我们常见面，以后她搬到里海和怀东在一起，见面就比较少了。映碧提到她要将她纪念省身先生的文章《萍水之交既如此，朝夕相处何以堪》延续成为一本书，我一方面觉得欣喜，一方面觉得惊讶，毕竟她只见过先生两面呢！她第一次见到省身先生还是在我主持的国际数学会议上。

清华大学有良好的学术氛围，除了省身先生外，也培养出了 20 世纪另外一个中国数学大师——华罗庚先生。因此之故，我建议映碧也写一篇关于华先生的文章。怀东是在清华园长大的，他的同学华苏就是华先生的女儿。

回想起来，这个建议实在不错，映碧用她那清丽的文笔把这两位伟大学者的逸事娓娓道来，平和而富有感情的口吻，真是与众不同。

映碧又谈到她本人读书的心得，其中一篇讨论张纯如的钱学森传、南京暴行和美国华裔史录三本书。当然这三本书都写得感人肺腑，但在映碧的笔下更加清晰地看到 20 世纪发生的种种人间不平事。

偶然

接着映碧又谈到另外一位美国作家赛珍珠。这位作家在美国出生，母语却是中文。她热爱中国的事物，对中国大地充满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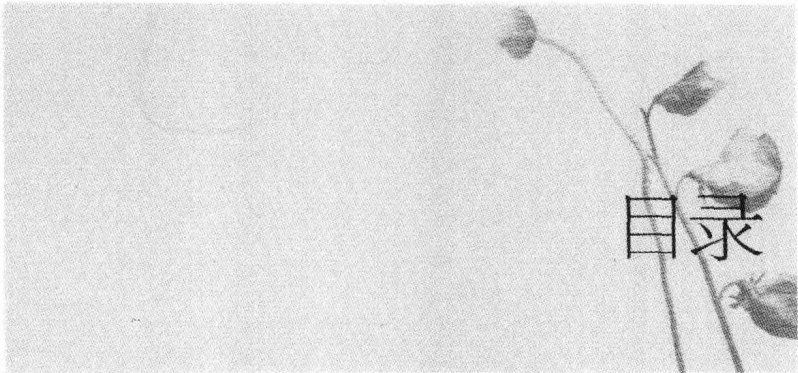
映碧特别喜爱这两位女作家，大概也是由于同样对这块古老大地的热爱吧。

本书后半部可以看作映碧自己半生的经历，透过师长、朋友和亲人说出自己的生平。她也以轻松的笔调叙述中外学者在自己的土地或在异乡的心情，最后一章还提到我的老朋友 Richard Hamilton，活泼传神的描写，使人惊喜不已。

这本书使我想起了中国近代散文家沈从文的小说，清新悦目，值得向大家推荐。

丘成桐

2010年10月15日



目录

前言 /1

萍水之交既如此，朝夕相处何以堪——悼陈省身先生 /25

长相忆，白云掩目沧海碧 /37

漫漫长路，她不再佳人独步

——南京大屠杀 70 周年纪念张纯如 (Iris Chang) /57

赛珍珠的中国脐带 /81

断鸿声中，立尽斜阳——忆谢韬卢玉伉俪二三事 /97

素面相见：与哲人谢韬先生谈天说地 /120

师者的戒尺——忆恩师罗齐亮 /152

棋王工作坊 /170

纸婚 /184

我主，我佛？ /201

Andrea Bocelli：泥牛入海与泥牛出海 /218

唱给母亲的歌 /231

峰回路转：陈先生的伏笔 /264

后记 & 致谢 /292

参考资料 /301



巴尔扎克曾说“机缘是最伟大的小说家”，这一点我在写这本书时其感触之深几近贴肤。千禧年圣诞节前，我先生曹怀东带我去南开拜望了他的祖师爷陈省身先生；而当晚陈先生不经意间布下的因，十年之后竟阴差阳错地结出了一个看似偶然、却是宿命的果。彼时我还是一位 IT 工程师，根本无法料到那个记忆犹新的宁园之夜会改变自己日后的轨迹。那当然是陈先生的本事，因为他要我写一本书，送给他做百岁寿礼。我答应了陈先生，当时没来得及细想。于是这个承诺（我叫它百岁书约）最终把一位全职工程师变成了一位写作者。

回想起来，如果十年前我没去清华参加那次数学大会的开幕式，还会有这本书吗？可我偏偏去了，因为大会是怀东的导师丘成桐先生主持的，纪念的又是朋友华苏（怀东大学同班同学）的父亲华罗庚先生。跟我的同龄人一样，我们儿时是听着华先生的名字长大的，所以就想去清华听听这位大数学家的生平。那天开会之前，百十来号人乱哄哄地聚在北京翠宫饭店的大厅里，我便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坐在轮椅上、身穿米色风衣的另一位大数学家陈省身先生。怀东把我介绍给了陈先生，握

偶然

手之后陈先生问我名字怎么个写法，他还把一只手伸过来，让我在他的掌心里比划后说：“哦，映碧，好名字！怪诗意的。”正聊着就听有人在喊上车上车去清华啦，陈先生便问我可去过天津。我说没有；祖师爷这时便对怀东下了一道旨：“你得带映碧来一趟南开，看看天津，也看看我。”后来我们还真去了。那天是张伟平领我们走进宁园的，一栋在中国不容易见到的双层楼房；于是便有了我记述在“萍水之交既如此，朝夕相处何以堪”祭文里的故事，有了陈先生与我在书房里定下的川菜协定和百岁书约两个君子协定。日后，陈先生和我都当了真，他曾几次邀怀东和我再去天津一聚；而我答应他的事也始终不曾忘记。

南开别过陈先生后，我们便开始了史前游牧民式的迁徙。四年中跑了五个“州”：欧洲、德州、加州、麻州、宾州。东奔西跑，居无定所。这样的日子一直到2004年的秋天，波士顿的枫叶还是鹅黄色，我才辞去了工程师的职务。不辞不行了，彼时离陈先生的百岁寿辰（2011年10月28日）只剩下七年时间了；而我读到的一本英文《作家指南》上说：如果一位钢琴家得磨练十年，一位写作者也得磨练这么多的时间。大概在成为写作者或弹钢琴家之前，你得先当匠人，匠人不磨不上品。当年辞职的事，我在中国的父母知道后还颇感惋惜的：不错的一份工作，不错的一份薪水，怎么说辞就辞了。但经我在电话上一解释，我母亲便说：“要得。说了话，是要算数的。”我因两场车祸的积累效应，许多年都拒绝开车，所以对不需要开车就哪儿都能去的波士顿情有独钟，更何况这个有哈佛有MIT（麻省理工学院），有音乐有画廊，有中国城有意大利城、有查尔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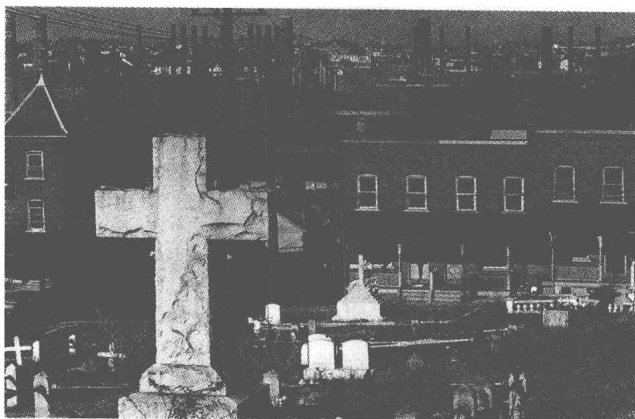
河的城市里还有丘先生、丘师母以及我的好些朋友同事。临走前一晚，丘先生和丘师母还在家里请我和怀东吃饭，这一走日后便无法经常相见了。尽管不易，我还是从波士顿搬去怀东执教的里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它坐落在宾州伯利恒（Bethlehem），与耶稣的诞生地同名。

这座小城坐落在里海谷（Lehigh Valley）曾是一个美国重工业历史上的重镇。19 世纪中叶成立的伯利恒钢铁厂（Bethlehem Steel）曾是美国第二大钢铁厂。这家公司不仅制造出了当年清朝来美的第一批华工修筑铁路所用的铁轨和金门大桥的钢板，还制造出了从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火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时期造巡洋舰的钢材。从某种意义上说，Bethlehem 跟我的家乡盐都四川自贡一样都是战争中兴旺起来的城市（一个是出钢铁，一个出盐，《盐铁论》中的两大要素都有了），都有过逐渐被世人遗忘的一段辉煌。如今的电子时代里，钢铁的行业性大萧条最终导致了伯利恒钢铁厂于 2001 宣布破产，钢厂一半修了赌场，另一半将变成博物馆。如今城里只有与钢厂同时期修建的里海大学还郁郁葱葱地立在钢厂对面的半面山上。山顶上有著名校友、前克莱斯勒总裁李-艾科卡（Lee Iacocca）捐赠的楼，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像一位尽职的守望者一般俯视着这座小城的沧桑。我从波士顿搬去 Bethlehem 不久，很快在一条小溪边买下一栋房子。乔迁之后的下一个计划就是等怀东放寒假，一放寒假便去南开给陈先生做一顿川菜，好换他一箩筐的故事来听。

然而，“机缘先生”这一次没有让我们与陈先生再次相遇。

寒假之前，怀东赴巴黎第七大学讲学，正是在这一座当年

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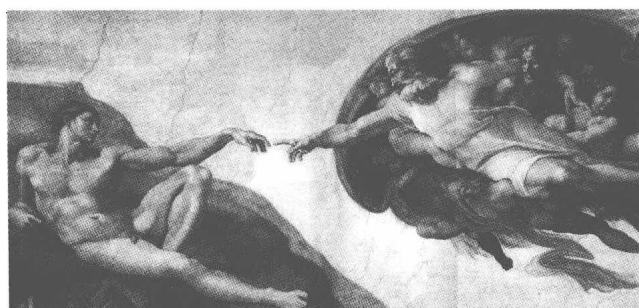


1935 年的伯利恒市（图片来源：公共数据库 Wikimedia Commons）

陈先生“追”过他的老师、法国几何大师伊-嘉当（E. Cartan）的梦幻都市里，怀东收到了华苏在第一时间从清华发来的噩耗：陈先生在天津驾鹤西去了。获悉凶讯，我惊愕不已。怎么可能？陈先生身体那么好，他完全能够活到一百岁的呀！接下来是哀和悔；尤其悔自己没有先去南开，我不必等怀东，我完全可以先行一步见到陈先生的！回想起陈先生几次邀我们去南开一聚，或许，有些事他已经看到了，但我们却望不穿那一堵墙，总觉得那还离陈先生还很远、很远。四年都等过去了，我也辞了职，本想去给陈先生做一顿川菜，再问问他有关书的事。只差三个星期，宁园那扇一直开着的门突然关闭了……从此，想起这件事来心中便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梗在那里，一直到我 2005 年去梵蒂冈，用望远镜亲眼看清了米克朗基罗画在西斯廷教堂正厅顶部的那一幅壁画《亚当的诞生》（The Creation of Adam）时才突然悟出这画中竟有我想找的东西！那种难以言尽的遗憾，

在米开朗基罗的手下却显形了：一个相似的悲哀：上帝与亚当的食指几乎就要相触了，就差了那么一点点，最终的接触硬是没有发生。再细看他们的身体语言：上帝已最大限度地伸直了他的臂、膀、手、指，而亚当却懒洋洋地把左臂搭在左腿上，手臂均弯曲，食指也耷拉下来，人与上帝之间距离便蒙上了某种宿命的、让人扼腕的悲哀。

奥斯卡·怀德（Oscar Wilde）曾说：“在这个世界上悲剧只有两种：第一种是你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第二种是你得到了。”我觉得自己在陈先生祭文里写的那个故事属于前者，《偶然尘》书里的故事属于后者，后者是前者的延续。这便是我的后悔：假如亚当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能稍微用一点力，就不会有那半指之隔了。这过错当然在人，人辜负了上帝。



米开朗基罗的壁画《亚当的诞生》（*The Creation of Adam*）

陈先生辞世后，纽约时报等海外媒体很快就发布了消息。我和怀东也一个从纽约，一个从巴黎飞往天津，加入了从海外飞往南开奔丧的人流。出殡那天下了大雪，瞻仰厅外聚集了几万人。他们中有南开人、有全国各大高校派出的代表和海外友